

书目文献出版社

第6辑

# 最後一課

(原載一月廿四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潘綠明

從前我最怕的華文課，今天却成爲我最喜歡上的一節課……。

今天是學校上課的最后一天，從明天起又放假了，我心里格外高興；為了慶祝考試完畢並迎接漫長一个多月假期的到來，今早，我央求媽媽給我五块钱特地到這家快餐店吃漢堡包美美地享受一番。

漢堡包真好吃，比起媽媽煮熟的雞絲面好吃多了。不只漢堡包很好吃，那一片片的馬鈴薯也很合我的口味呢。這些馬鈴薯片，就像二十個英文字母那樣容易咀嚼，我閉着眼睛都能把漢堡包的英文字母正確無誤的拼寫出來，但叫我用中文寫“漢堡包”三個字，可真難倒了我，我是經常把漢堡包寫成漢保包的。我怎麼會想起這些頭痛的方块字呢，還是吃完我手中的馬鈴薯片再說吧！

瞧着腕表，糟了！上課的時候到了。我趕緊三步并着兩步往那個小山坡跑去。

快餐店與我的學校之間隔着一道小山坡。繞過山坡，往下一望，籃球場上果然一個影子都沒有，大概同學們都魚貫走進教室了。

到了教室門口，唐愛華老師正在跟同學們講話呢。今天我又遲到了，看來非挨“唐老鴨”（我在背後總是如此稱呼他）一頓罵不可。奇怪得很，往年臨近假期的時候，整間課室總是洋溢着同學們的一片鬧哄聲，可如今一切全變了樣，同學們的桌上全擺着練習簿和原子筆，个个安份守己的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這使我想起昨天唐老鴨吩咐我們一定帶練習簿來，但我把這些全忘了，我真該打呢。

終於唐老鴨也注意到站在教室門外發愣的我。奇怪，他今天的脾氣好極了，非但没有責備我，還叫我坐好，並且分發紙張給我。這或許是他今天的心情非常好的緣故吧，我這麼想。

只見唐老鴨發言了。他說從明天開始，我們的華文第一語文的課本被取消了，我們只能使用第二語文的課本。他說今天是我们最後的几節華文課了，所以他特地選了兩首唐詩（這兩首唐詩本來要等到明年讀小六華文第一語文時才會讀到的）作為今天的教材，使我們對自己的中華語文有更深一層的认识。

唐老鴨——不，唐老師的一番話令我心里大吃一驚。這使我想起昨天晚上看連續劇的時候，爸爸看完報后突然發出一聲喟嘆，難道爸爸的嘆息就是為了華文被降為第二語文這一回事。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明年的小六華文會考，再也沒有填充與問答题，只有選擇題而已。”

唐老師語重心長地說。

是啊，此後，我再也不用為華文的書寫（作文）而煩惱，再也不必為背誦課文而煩惱，可是，我所掌握的華文，再也不是第一語文，而是被目為第二語文的華文。

看着唐老師在黑板上用粉筆龍飛鳳舞的抄着兩首唐詩，我才知道中華語文的文字原來是這麼

优美！中華文學原來蘊藏這麼丰饒的文學遺產。

難過、自責、後悔，此刻都一齐涌上我的心頭。我後悔從前沒有用心寫好中文字體，後悔沒有用心听唐老師讲解每一課的課文，後悔自己沒有好好的掌握華文。可是後悔又有什麼用呢？華文從第一語文降為第二語文的事實總不會因為我的後悔而改變過來。

從前我最怕的華文課，今天却成為我最喜歡上的一節課，從前最難書寫的方块字，今天却在我小小的腦袋里變成最可愛的文字了。

此刻的我，隨着唐老師一筆一劃的抄写着下面兩首唐詩。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李白《靜夜思》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王之渙《登鸛雀樓》

這兩首唐詩不只填寫在唐老師發給我的白紙上，也永遠寫在我的心里。

下課的鐘声响了，今天的最后一課就到这里結束了。我可有点舍不得。唐老師揮一揮手，叫我們回家去。當他輕輕抹去黑板上的唐詩，我的心里忽然激動起來，我想趨向前去跟他說，我想多學几首唐詩。

然而，我的聲音却卡在喉嚨里，從此深埋在我的心窝里，永遠地。

(P O)

（原載：華人月刊「港」一九八四年二期五四—五五頁）

支舊柏燈，跟前巷養雞人家換來。

過幾天，又拿回一隻黑母雞，和二十個雞蛋。

黑母雞孵出了十隻蘆花，十隻洛島紅。毛茸茸的小雞搖搖擺擺抖開來，一堆堆絨線球似的。

就在我的窗前，不能放遠點，父親說。

這太陽多，天也快涼，母親說。

一天父親叫過來阿玉。要是看到什麼秧秧，給我挖幾棵回來，父親說。

還有丈把遠，阿玉就看中了那棵絲瓜秧。跳下腳踏車，從書包找出一把化學尺，撩起裙子的一腳，跨過水溝。已經抽出了好幾片大葉呢。

父親把絲瓜種在廊腳，請巷口雜貨店的大兒子過來幫忙，沿著廊柱，搭起了竹架。

夏天還有一陣熱，絲瓜抽出茸茸的莖角葉，爬呀爬的，爬上了竹架，遮住了那籠母雞和小雞。

吐著棉絮的沙發抬出去，又換回來兩只舊藤椅。

父親把小櫥放在藤椅旁，櫥上擺著抽煙斗的件件東西。

父親坐下藤椅裡，輕輕吐出一口氣。側身從小櫥上拿起煙斗，把一根白色的細絨絲放進柄裡，抽了幾下。打開小皮夾，拿出一撮透黃的煙絲，放進斗裡。用枝小鐵柄按緊，劃亮了火柴。

還是送給自己的禮物，從西門町買回來，慶祝拿到聘書。

叭叭試吹了幾口，才滿意地靠去椅背。

白烟島島升上的天空，已經出現了幾顆星星。

知道老夏的事麼，父親說。

嘩啦的水聲裡，阿玉聽不見母親說什麼。

一個人住，倒也是寂寞。父親接著說。

婦人用日文叫夏教授“神羅”，額頭梳得滑淨滑淨的，每根頭髮都捋到了後面，鬢髮整齊地兜在網子裡，還斜插了一串月雪似的茉莉。

裡外都是花香；父親帶回一把玫瑰，說是農學院自己培養的。在廚房四處找，不知道放到了哪裡，那只用報紙跟賣酒釀換來的洋酒瓶。

我過生日，你怎不記得買點花。母親說，啾啾刮著魚鱗。

中國人不作興這套，父親說，就著刮魚的水槽裝滿五分水，拿著剪刀去客廳。

洋紅色的玫瑰剪得一般齊，浸在墨綠色的長瓶裡。

今年玫瑰開得長，入秋了，還是緊緊的苞，父親說。輕輕唱起一首歌。

廚房傳來煎魚的聲音。

楠木房子透明地亮起，羊齒展開輪生的細葉。

婦人膝上放著一張綠葉，端坐在後院，半舉起渾圓的白臂膀，拆開支支髮夾，揭開髮網，一傾頭，抖散了頭髮。

流泉似地披下來，在早上八九點的陽光裡，一頭一肩一背都是。

拿起一把琥珀色的篦子，縲著臉線，往後微傾著頭，一片片篦到了腰際。

再把篦尖點在泡著刨木花的瓷碗裡，掠起一點水，拂在每一片髮上，通體梳得水光光。

放下了篦子，十個指尖擦著捲著，流泉變成了幽澗。

繞過來肩頭，嘴裡咬著一截紅頭繩，把辮尖紮緊了，夾在兩個指節間，按呀按的，按成了烏溜溜的圓髻；用一支銀簪穿過去，貼貼地別在腦後。

從膝頭碧綠的芋葉裡，然後拿出一串新月形的茉莉。

看不出中年的婦人，還有這樣一頭柔軟的黑髮。

只是先生的髮，無論在一天的什麼時候，都蕭瑟得像秋日的乾草。

教堂的鐘聲響起，沉重而緩慢地擴散在青瓦上。

夏教授在路中央停住了腳，向鐘聲的方向微仰起頭。

阿玉放學，從夏教授的身旁騎過，看見他閉上眼，進入了恍惚。黃昏的天色反映在他兩小片圓鏡片裡；有一朵雲，無著無落地飄過。

鐘聲迴盪著迴盪著遠去，從一排排篦梳般的青瓦間。

當年的才子，學運的領袖呢，父親說。點上了烟。

白烟島島穿過瓜葉，昇去近夜的天。

可是——，那時候，誰又不是左派，誰又不是革命志士哩。洗碗水聲間，父親逕自低聲說。啾啾啾地，全身金黃的鳥，開始叫晚食。

隱約的咳嗽聲，黃鳥的啾啾聲，還有席席索索的縫衣機聲。

婦人一邊給人家作裁縫。

爲了做條體育課穿的黑褲，阿玉還是第一次進來這邊。

和家裡的格局真是像，只是一入門，就用作了書房。臨窗放著一張舊木桌，牆上排滿了書。書架漏空的角落，斜撐著一個鏡框。起黃的黑白照裡，一對年輕的夫婦，男的穿著小翻領西裝，女的梳著鬢髮留海，並排靠肩坐著，中間有個小女孩。三個人，都淺淺地在笑。

阿玉跟在婦人的身後。穿廊旁邊的泥地上，有一株桂花開著米黃色的小花。

婦人的房間就是隔壁自己的那間；放書桌的地方放了一架舊縫衣機。牆角棉被摺得方方正正。紫紅底上開著幾朵大紅的牡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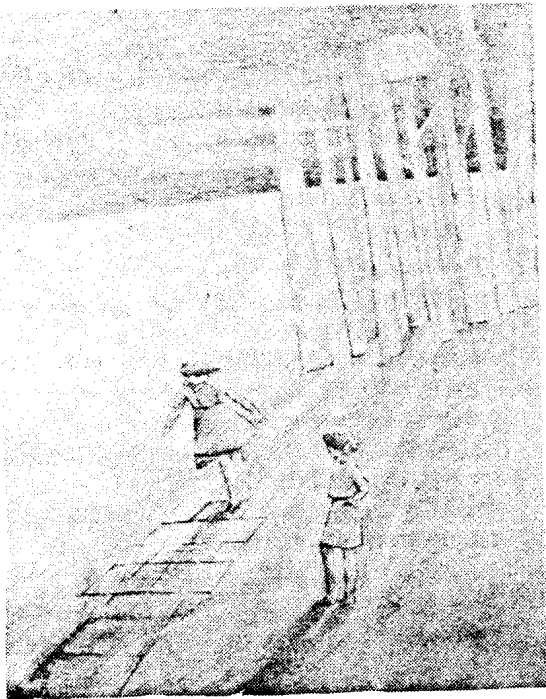
雖然不喜歡寬肥的燈籠褲，可是母親說要做這樣的也沒辦法。

班上的同學都穿緊腿的短褲了。

量好了尺寸，從裡頭出來，阿玉在鳥籠前停下腳，用指甲輕輕叩了叩籠子的細木條。兩隻小鳥嚇得擠去了邊旁，一聲不響，黑珠子似的眼睛，動也不動地瞅住阿玉。

是斑文鳥呢，婦人說，從鄉下特別給先生帶來。

阿玉走到門口，不知怎樣說謝謝。  
先生叫我歐巴桑，婦人淺淺笑著說。



台灣人喜歡用日文，母親說，端出兩杯熱茶。  
老夏給日本人關過，在牢房裏，給灌辣椒水，父親說。  
已經快勝利了，說是作地下工作。從鼻子。  
傷了肺了，母親說，在另只藤椅上吹著茶面。  
還記得沙坪壩那幾年？  
懷裡塞幾個饅頭，透早出去：洞裡就是一天。  
是啊，是啊，怎不記得。  
炸彈隔著洞壁扔下來，那麼薄薄一層。  
一頭一臉的沙，出洞連自己都不認得了。  
戰爭在瓜架底下進行，黃昏惶惶地不安起來。後牆那  
邊人家的窗口，有一盞沒有罩子的電燈，大概才被人擦開  
，還兀自輕輕在搖晃。  
鴿子都回家。靜悄悄的青瓦上面，橫過去三兩條寂寞  
的電線。天色紅絳絳地落下。  
阿玉從榻榻米上直起腰，輕輕掩上門，把戰爭關在門  
外，從桌上拿起書，翻開來。  
還是夏教授星期天給的這本。  
那天下午下起雨，早上沒帶雨衣，騎到雜貨店也快濕  
透了。  
夏教授撐著大黑傘，正從那頭過來。  
下來吧，小妹。  
阿玉刹住了車。

夏教授把書夾到腋下，把傘換過一隻手，移過來傘面。  
書包背這邊，別弄濕了，夏教授說。  
學校喜歡嘛。  
阿玉低頭噤着，算是回應。  
數理喜歡嘛。  
什麼都能考第一的阿玉想了想，一時也答不上來。  
史地呢？  
英文學得好？  
一句沒一句，夏教授一邊走，一邊和氣地問。  
阿玉看著眼前傘緣掛著水；幾步路的巷子，竟走了這  
樣久。  
小妹，小妹。禮拜天的早晨，夏教授從牆那邊叫她，  
要她過來一趟，說是在學校附近的書攤，看到這本泰戈爾。  
青色的底面，畫了幾筆水紋，標題下面飛著一隻白色的  
鳥。  
阿玉打開書。黃昏從她肩後悄悄過來，溫柔地落在書  
頁上。

放學遇到夏教授的時候並不多。  
下課以後，夏教授經常要在研究室耽一會，等偌大的  
的文學院靜下來。  
撫著冰涼的扶手，一步步走下台階，繞過前廳黯暗的  
石柱，沿著上灰下藍的牆壁，經過空無一人的教室。  
後門水塘旁，那株春日早開的芙蓉已經結子。  
若是鬱悶地傳來咳嗽聲，就是到家了。  
然而無論在不在家，黃昏一過，隔牆就寂默起來。  
祇有這一聲沒一聲的咳聲，像低吹著的蕭管，寂寞地  
提醒還有人在。  
都知道這回事，父親輕聲說。  
什麼事？母親花拉拉收著碗筷。  
和下女的事。  
也真是，堂堂一個教授——  
父親沒接話，低頭清理著烟柄，換上一斗新絲，劃亮  
了火柴，嘶嘶點上了烟。  
從瓜架的空隙，有一朵連雲飄過。  
一個人住，可也真寂寞，父親說。

送褲子過來時，歐巴桑還帶了一小包刨木花，要送給  
母親。說是丈夫從鄉下新刨來，選了杉木，特別刨得細，  
還留著香氣呢。  
阿玉把燈籠褲扔進壁櫥，爬到書桌上。那邊院子的泥  
地邊，蹲著一個穿卡其短褲的男人。把鳥籠放在眼前，眯  
著眼，看得正專心。  
雖然黑黑瘦瘦，倒是個清秀的男人。  
除了種田以外，還養了幾籠鳥，歐巴桑說。  
先生養的這對，就是自己孵出來的呀。  
可是男人不好意思留在房裡，先生一回來，就退到院

子去。先生要他一塊來吃飯，只是在院子裡點頭，始終不肯進來。

要他留一晚也不要，說是會吵了先生，況且鳥也得自己喂才放心。

吃過了飯就要走，先生給了幾件褲子衣服，都是好料子，先生自己都還捨不得穿呢。

天也黑得真快。

挽著一只紫底飛著白鶴的布包，歐巴桑跟在男人身後，一前一後出了巷口。

送到了常南站，給他買了票，把布包交到他手上，看他上了公共汽車。

下次再來，還是自己回去，怕要等過年了。

黃花落下，露出姆指大的蒂。

吃不到瓜的，天黑得早，父親說，撿起地上的花。

可是喜歡繞院咯咯跑的黑母雞，每早都在窩裡留下一個白晃晃的蛋。

阿玉，去多借幾個蛋來，母親在廚房叫。

家裡來了助教小王和理學院的張老，說是要打幾圈。

阿玉按鈴按了好幾下，沒人出來應。阿玉又揚聲叫了一次。

前庭落了一地的棕櫚葉，木板門是門上的。

防盜木靜悄悄立在窗前，沐著郁黃的晚光。

阿玉撩起裙角，撥開冬青的短枝，把臉掛在木條間，却沾到一眼瞼的蜘蛛絲。

隔著朦朧的玻璃，努力看進去。

從木的間隔，斜斜落進一條條黯暗的陽光，灰塵金粉似地在跳動。

桌上有壺茶，細細冒著白氣。

梳著留海的少婦在鏡框裡，靜靜地對阿玉淺笑。

然而，屋裡沒有人。

阿玉挑開忍冬，沿了屋側，小心往後頭走去。

通廊上也沒人，一條過道浸浴在黃昏裡，撒了一地米色的小花。

阿玉繞過廊柱；海棠在院中逕自舒展著寬葉。

看見阿玉突然出現在眼前，吱溜的雙鳥一下又噤了聲，縮擠到籠那邊，斜瞅著阿玉。

阿玉把臉藏在鳥籠後面。

窗前攤著一塊藍底的花布。暮色已經進來，把縫衣機投影在糯米上。

機影長長斜入暈暗的牆角。

在牆角，阿玉看見，蓬鬆著一叢秋草似的頭，正陷睡在枕中；沒戴眼鏡的眼睛，消失在迷朦的眼縫後。

瘦小而白皙的臉，像沉睡的孩子。身上幾朵牡丹開得盛，掩蓋了覆在底下的身子，倒讓一雙嶙嶙的腳，落到了棉被的外頭。

棉被的外頭，蹣跚背著阿玉，坐著一個婦人，上半身的衣服搭疊在腰際，坦露出滑潤的雙肩和背脊，在朦朧的光線裡。

黃昏穿過隨樑的鏤花，就在這平廣豐腴的背脊上，打映出一排鬱金色的山水。

阿玉側過一點頭，看見光著的腳，正由歐巴桑的雙手捧著，搓撫在自己寬敞而又溫暖的胸前。

女兒若在身邊，也有阿玉大了，父親說。

找個門當戶對的填房，不是好些麼？張教授的聲音。

老夏太太還在大陸，填什麼房。母親說。

再娶再嫁吧，這年頭。另一個人說。

可知道，父親的聲音，中國第一本歐洲文藝復興史，誰寫的——

老夏呢。二十幾歲呢。

誰不二十幾？張教授說。

一車車給拉走的，連麻袋都來不及蓋的，也都二十幾呢。

不都給清了。二十幾。

一塊錢還能買不少東西。母親說。吃了一張牌，碰了一張牌，攤開來，胡了三番。

爲了不好讓人聽見，牌桌設在裡屋，上面還加了床軍毯；人聲和牌聲都從軍毯底下悶著出來。

一盞青白的日光燈，圍著四張蒼黃而又衰疲的臉。

颯風快來的前一天，天特別亮，乾爽的空气浸漫著肥皂香。

歐巴桑抖開一件圓領衫，把兩只袖子穿過竹竿，順著竿子拉平了。搭在牆上的那頭，已經掠出了幾件白衣白褲，還有小碎花的裙子。

陽光長長的，水滴滴嗒嗒地落著，掛下一排玻璃珠子。衣服輕輕在風裡拍打。鳥在籠裡啾啾地鳴叫。

婦人用裙擺擦了擦濕手，扶了扶髮髻，仰起光淨的頭上，那片藍天真明亮。阿玉把下巴擱在窗緣，覺得天光從來沒有這樣的遙遠。

可是夜裡起了風，一陣陣加緊。風裡又帶來了雨，涮涮打在窗玻璃上。

後院的竹籬笆給吹倒，是一點左右的事，嘩地一聲斜擦下來，倒過來阿玉這邊。

還在準備明天的小考，阿玉吃了一驚，慌張站起身，把臉貼上玻璃。

外頭一片渾暗，自己窗前的弱光裡，雨絲羅網似地在捲織。

牆那頭突然亮起了燈。過了好一會，隨著拉門的聲音，出來披著雨衣的人身，蹣跚去了院子，掙扎著彎下腰。爲了用手臂捧起已經翻倒的海棠，卻讓披衣從肩上滑了下來。

本是慢性氣管炎，吃了夜雨，轉成了急性肺炎。

老夏的肺本就不好，這下——

父親搖著頭，要母親選兩隻雞送過去，夏教授出了院，父親從隔壁看他回來的那天。

阿玉一手抓著蘆花，一手抓著落島紅，就這麼伸長臂膀離自己遠遠倒提著，一路翅膀掀打得睜不開眼睛。

小妹是麼——

經過穿廊回家時，裡屋傳來細弱的聲音。

阿玉跟在歐巴桑的身後，遲遲地站到了房門口。

進來吧——

阿玉低頭走到床側，喘喘地喊了聲夏伯伯。

從棉被底下抽出一隻手，輕輕拉住了阿玉。

潮濕却很溫暖的手。

書看了嗎？他微笑著說：

還喜歡麼？

若是喜歡，就多看。自己去前面書房找。喜歡什麼就抽出來看。

其實，夏教授慢慢地說：

中國的東西更好，可惜這裡看不到。

過來玩，自己去書房，喜歡的就帶回家去。

阿玉走到房門口，夏教授還殷殷叮囑。

果真接著幾個禮拜天，當牌局在裡屋設起，黃昏變得無奈，阿玉就會走到隔壁的木門前。

梳著水光光的髮髻的歐巴桑，總是款款淺笑拉開門，彎身禮貌地讓阿玉進來。

夏教授的臉色有陣也像回復了往常。那天還起來，在書房陪了一會阿玉，給她說了些歷史書的名字。從一大排史記的後面，摸出一本薄薄的小冊子。

沒有封面，四邊起黃的書頁；阿玉拿在手裡，翻開第一頁。

人睡到不知道時候的時候，就會有影子來告別，說出那些話——

多奇怪的句子，阿玉停住了手，心裡想。

中國人，是不能不看魯迅的。

夏教授在身旁說。

阿玉把沒封面的書帶回來房間。當黃昏溫暖地爬上自己的雙肩，她再翻開書，看到了《故鄉》裡的一段句子：

我歸著，聽船底潺潺的水聲，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與閩土隔絕到這地步了，但我們的後輩還是一氣，宏兒還是正在想念水生麼。我希望他們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來……然而我又不願意他們因為要一氣，都如我的辛苦輾轉而生活，也不願意他們都如閩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願意都如別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

當少年離自己愈是遠去的以後，阿玉常想起那幾個深

秋的黃昏，病中的夏教授給她列出的中國作家的名字。

夜晚的溫州街開始滴滴嗒嗒地落起小雨，夏教授去逝的一陣子。

這一落，就要落到明春了，父親說。關上通廊的紙門。

纏綿而又無望的秋日已留在廊外。

冬天來到溫州街。兩排低矮的木房愈發黯下來，怯怯縮在冬青的後面。只有低覆在屋上的瓦，仍舊端莊地排列著，閃著青光，勾著渦花，向灰空伸著望鄉的手。

冬天不好照顧，蘆花和落島紅慢慢都變成了紅燒雞。不過黑母雞給留了下來，說是明春再孵一籠。

挺會帶小雞的，母親說。

父親不用再惦掛絲瓜長得密不密，也不儘往根底鋪烟灰，倒茶汁了。何況架子也吹倒，還是那次颱風來的晚上。

可是他對盆栽又生了興趣。

沿著後牆搭起磚頭架，放上瓦盆，要母親把蛋殼都留著。

彎著腰，在手裡細細捏碎了，一點點鋪到土上。

這只是準備工作，父親說。

等春天再來，天再暖，園藝系的周公要送給他六棵日本楓。

天黑得真快，歐巴桑跟男人回去的那天，才不過走到巷口，一前一後的兩個身影就昏恍起來。只有歐巴桑手腕底下的那隻白鶴，準是布上的色料沾著瑩粉，反而特別清晰地映著早來的夜光。

白鶴一顫一顫閃出灰黯的溫州街，阿玉再也沒見它回來。

以後阿玉在一間圖書館工作。常常推著裝滿書的小車，在一排排的書架間，按著號碼把書放回去。

辦公室有面窗，正對著自己。黃昏四、五點，太陽斜進來，離下班還有一會，阿玉收拾乾淨桌子，走過去，把下巴放在窗沿上，看外邊流動著潮水似的車輛。

抬起頭，從高壓線後邊，偶然有朵雲飄過，阿玉就會想起那年秋天，髮髻上插著茉莉的婦人，洒著一地桂花的通廊，浸在黃昏裡的書房，本本沒有封面的小書。還有《故鄉》裡的那些句子，一段段，總是忠心地載負著阿玉的日子。

---

李渝：美國紐約大學近東語系助教授，小說家，其《江行初雪》曾榮獲一九八三年《中國時報》小說競賽首獎。

---

## 小 说

|                 |       |     |
|-----------------|-------|-----|
| 寒雀与孤雁·····      | 孟 瑶   | 九   |
| 大宅旧事·····       | 林永昌   | 二八  |
| 没有武器的战争·····    | 廖韵芳   | 二八  |
| 今晚的事·····       | 陈不讳   | 四六  |
| 计程车司机·····      | 徐绍林   | 六八  |
| 杰 作·····        | 张兆平   | 七一  |
| 初试锋芒·····       | 徐绍林   | 七四  |
| 云楼旧事·····       | 梅 林   | 九二  |
| 请跟我来·····       | 诚然谷   | 九二  |
| 孤独的老人·····      | 飞 羽   | 一〇七 |
| 中年夫妻·····       | 于 飞   | 一〇七 |
| 狼·····          | 陆白烈   | 一一〇 |
| 父母恩·····        | 履 强   | 一一六 |
| 真 相·····        | 嘉 琦   | 一一九 |
| 福水哥·····        | 黄锦月   | 一二二 |
| 没有星光的午夜·····    | 朱白水   | 一三二 |
| 散文·回忆录          |       |     |
| 柔荑湖畔·····       | 居 荷   | 五八  |
| 无言的祝福·····      | 方 文   | 七四  |
| 严守谎言·····       | 惟 惟译  | 八〇  |
| 八十岁作家的回忆·····   | 川口松太郎 | 八〇  |
| 乐珂壁乌托邦的幻灭·····  | 刘安诺   | 八六  |
| 不是流星·····       | 治 瑄   | 一一九 |
| 念故乡·····        | 王 怡   | 一二九 |
| 望不见长城的一代·····   | 陈悦平   | 一二九 |
| 山中语言·····       | 张宁静   | 一三四 |
| 在热孜汗家里作客·····   | 陈慧英   | 一三六 |
| 昨 夜·····        | 陈震旦   | 一三七 |
| 云朵——温州街的故事····· | 李 渝   | 1   |
| 最后一课·····       | 潘绿明   | 6   |

# 黃花岡先烈遺詩錄

刁抱石

「黃花岡福建十傑紀實」所列十傑爲：林文、方聲洞、林覺民、林尹民、陳與燦、陳可鈞、陳更新、馮超驥、劉鍾羣、劉鋒革命烈士。這十位烈士各有傳。（黨史會編「革命先烈先進傳」載）並見「閩侯三林傳」（尚秉和撰）。

據上所列，林文、陳更新是爲福建二傑。茲將這兩位烈士遺著詩詞，錄之如左。

## 林文烈士遺詩

### 五古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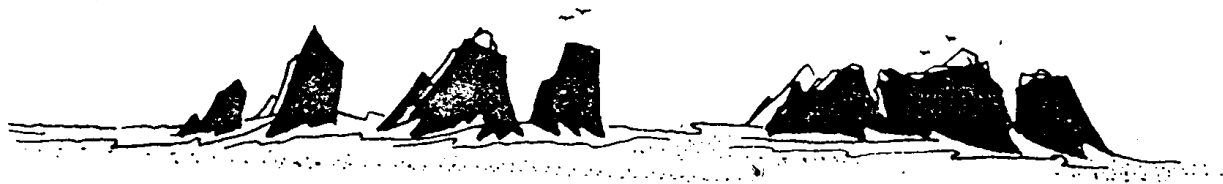
白日忽然沒，蒼天復何有。雲如無所依，只傍輕風走。風雲本無心，離合恆爲偶。俯觀河漢深，仰察乾坤久。衆妙相難糅，所見如難守。滄海常飛塵，萬物都獨狗。不滅有精神，常與風雲友。

天地無終始，人生無早晚。攬此明月心，無往而不返。好花發新春，東風不相損。貧賤結同心，世道縱如阪。淼淼長江流，蕭蕭白日遠。心交呵欠多，情秘徘徊強。立國師夷吾，四維爲之本。勉矣同根生，努力加餐飯。

### 五律六首

#### 故國三首

故國山河遠，秋風鼓角殘。登臨悲歲促，涕淚向人難。  
路盡天應近，江空月自寒。不辭隨落葉，分散去漫漫。  
落葉聞歸雁，江聲起暮鴉。秋風千萬戶，不見漢人家。  
僕本傷心者，登臨夕照斜。何堪更回首，墜作自由花。  
胡虜據中夏，干戈久未安。豺狼充道路，刀俎盡衣冠。  
大地秦關險，秋風蜀道難。雪花歌一曲，聽罷淚漫漫。



病起

忽聞春雷響，朝日一窗紅，病起身還懶，書來事亦空。  
故人誰變鑠，末路總蒙童，直欲尋梅去，騎驢過嶺東。

雪後

殘雪猶留樹，春色已滿樓，睡醒鄉夢遠，起視大江流。  
別後愁多少，羣山簇古邱，獨來數歸雁，到處總悠悠。

初雪書示諸弟

（諸友率較君少咸視君如兄，君因皆弟之）

昨夜聞雪飛，清閒身自由，抱衾頻得夢，檢藥不知愁。  
故國歸何處，蒼生總日憂，與君同作客，能飲一杯不。

七律十首

野馬游塵盪太空，神臯獨弔夕陽紅，恆河殘劫輪蹄數，大地愁根草木叢。  
百年談笑強英雄，高歌一曲蛟龍起，碧海狂濤踏大風。  
公理長存鐵血間，瓜分蠶食等閒看，中原鑄錯生宏範，大地懷人累次安。  
蒿里倘聞營塚易，黑奴久負顛天難，輕裘肥馬無顏色，更撒袈裟返故山。

贈別友人

撼地西風萬木悲，翻江狂雨暮來時，疎燈黯澹望城郭，一棹愴惶怨別離。  
入夜浮雲猶蔽月，未秋寒葉忍辭枝，艱難蓄得新秋淚，來日逢君未可期。

舟中寄同寓諸友

一海蒼茫沒遠波，秋風吹盡事婆娑，眼前雲物悲笳動，客裏關河落葉多。  
古佛涅槃仇世意，萬方悲慘拔山歌，神交百輩深肝膽，忍死須臾與切磋。  
男兒埋沒奈君何，我亦傷心唱逝波，李杜文章嗟莫及，蘭廉肝膽喜相磨。  
西方有夢歸仍急，北斗無聲淚更多，胡虜縱橫知未極，銅駝且莫向天涯。



秦楚河山百二重，而今無地覓堯封，鄭洪義舉斜陽冷，葛岳奇才碧水空。人事何曾哀樂盡，野花依舊寂寥紅，魚龍殘夜誰能嘯，祇此傷心萬古同。

### 寄友

不見高樓見遠林，一江無際暝秋深，計程應說常山近，伏枕先爲巫峽吟。羌笛早收關塞淚，夕陽不盡去留心，棹歌明月俱無恙，未與斯人共柳陰。

### 偶題

不知何事奏胡笳，落落天涯感物華，蹈海幾曾能避地，登樓無處不思家。霜枯野草宜嘶馬，水滿荒塘不見花，莫道九宵獨昏醉，動心端的爲情差。滄海年光倦倚樓，寒鴻哀雁古今愁，歸耕心迹依先隴，鑄錯功名慨六洲。  
（原註：下四句尤佳絕，惜已遺忘矣。）

### 弔劉道一

魚鳥有情傷海水，干戈無力恨王師。（原註：今僅能記此兩句，王師者義師也。）

### 五絕一首 感時

久與中原別，干戈事若何。暮雲不可望，飛鳥萬千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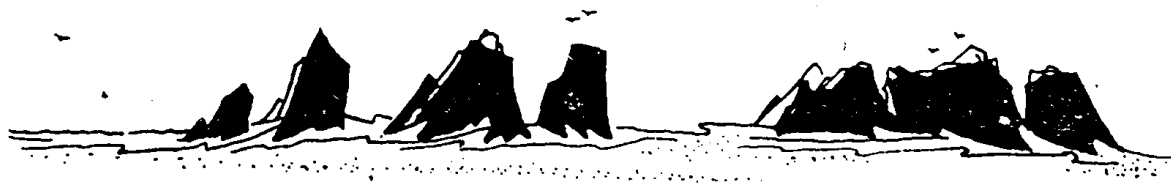
### 七絕一首 寄秋人

臨風昨夜動微波，何處漁郎拍手歌，三十六弦都斷絕，使人低首憶銀河。

## 陳更新烈士遺著詩詞

### 偶題二首

料峭春寒動酒悲，劇憐貧病過花時。傷心愧比陳同甫，落魄何如杜牧之。末路知交三尺劍，滿腔熱血兩行詩；頭顱拍拍羞無價，三十當前好自爲。冠蓋當前半沐猴，漫天陰霾動人愁，由來尙氣輕成病，底事懷才總抱憂！入夢有歌思易水，上弦無調不涼州；乾坤正氣消磨盡，昔日將軍有斷頭。



夜半與諸友飲歸有感

蓬梗飄零又一年，前程無計着先鞭。江南生氣驚濱桂，酒半悲歌憶趙燕。  
莫爲時光傷馬齒，共看火色起鸞肩。滄桑有變心難易，依舊冰清與玉堅。

舟中卽事五首

飛鳥沒天末，陰雲垂天際。阻雨又阻風，行人久留滯。  
雲氣籠林裏，江中增暮寒。愁深歸夢少，兀坐過更闌。  
客子心何苦，青山枉索詩。終朝能偃臥，便是解愁時。  
山似故鄉碧，水比故鄉清。脈脈兩相視，縣縣萬里情。  
青山多幽邃，不如人意深。艱難時相對，恐起故園心。

過洪王舊壘三首

此地原來古戰場，漢家草木尚蒼蒼；至今舊壘依然在；空對河山憶漢王。  
剎那大業付飛塵，荆棘藤蘿尚自春；一夜腥風兼瘴雨，中宵頻起不眠人。  
事業都如宿霧消，行人到此悵停橈；老天不忍銷奇氣，化作危峯與怒潮。

感懷

落拓經年世味諳，茫茫塵海幾奇男，可憐病骨如柴瘦，尚聳雙肩代負擔。

南柯子 病中

長見陰霾重，難逢朗霽時，羈愁如醉復如癡，閃閃孤燈猶恐鬼生疑。  
去日終難駐，前程望可期，奮飛欲作病偏滋，可憐魂夢猶自繞征旗。

臨江仙 閨怨

日暮闌干翠袖薄，東風吹冷胭脂，梅花如雪柳如絲，滿庭春意透，脈脈對芳時。  
黯淡闌愁傷錦瑟，黛痕懶上雙眉，娉娉嫋嫋漫矜奇，明珠誰相贈，慰我可憐兒！



# 革命先烈遺詩錄

·刁抱石

## 宋教仁先生的詩

### 晚泊梁子湖

日落浦風急，天低野樹昏；孤舟依淺渚，秋月照征人。家國嗟何在，乾坤渺一身；夜闌不成寐，撫劍獨愴神！

謹按：宋先生從事革命，先後數度蒞武昌。梁子湖在武昌東，跨鄂城大冶兩縣。

### 思家

去國已三載，思家又一秋；親憂知白髮，閨怨定蓬頭。禹域腥膻滿，天涯道路悠；有家歸未得，期待滅仇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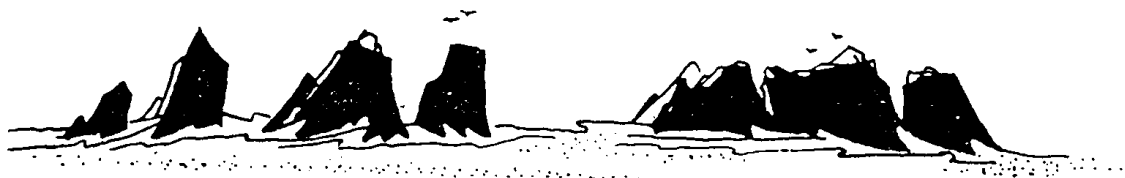
### 秋曉

旅夜難成寐，起坐獨徬徨；月落千山曉，鷄鳴萬瓦霜。思家嫌夢短，苦病覺更長；徒有枕戈志，飄零只自傷。

謹按：宋氏在「我之歷史」中，記其東渡日本留學情形甚詳，思家詩係一九〇六年十月一日作，原詩結句「期待滅

匈奴」，「匈奴」不叶韻。今據「革命詩文選」所選詩，結句作「仇讎」，以之爲準。「我之歷史」又記，

同年同月十七日，口占得詩六句：「更殘猶不寐，起坐獨徬徨，月落千山曉，鷄鳴萬瓦霜，客中惟病苦，海



外傷國亡」。二十七日記：讀成前日口占詩，並稍改正題曰將曉云：「更殘猶不寐，起坐獨徬徨。月落千山曉，鷄鳴萬瓦霜。客中憂病累，海外傷國亡。誰繼枕戈志，中原逐大羊。」此與上列「革命詩文選」所選秋曉詩，詩句亦有所不同。

### 哭鑄三盡節黃岡

孤月殘雲了一生，無情天地恨何平！常山節烈終呼賊，崖海風波失援兵。特爲兩間留正氣，空教千古說忠名；傷心漢室路難復，血染杜鵑淚有聲。

海天杯酒弔先生，時勢如斯感靡平！不幸文山難救國，多才武穆竟知兵。卅年片夢成長別，萬古千秋得令名；恨未從軍輕一擲，頭顱無價哭無聲。

革命先烈遺詩錄

謹按：陳更新字鑄三，福建侯官人，殉難於黃花岡之役。詳見陳更新傳。

原註釋有謂：常山，唐顏杲卿，玄宗時爲唐山太守。安祿山反，急攻常山，城陷被執，杲卿罵賊不絕口而死。

崖海，崖山在粵省新會縣南大海中，宋末張世傑奉帝昀扼守於此。爲元將張弘範所敗，陸秀夫負帝沉於海，宋遂亡。文山，宋文天祥號文山。元兵入寇，起兵勤王。復爲張弘範所敗，被執，拘燕三年，不屈死。

### 廖仲愷先生的詩

廖仲愷先生，民國十四年八月二十日被刺殞命，遺有雙清詞集。其詩殊不多觀，爰輯錄二首於後。

### 失題

不願無詩篋衍空，有詩無暇苦求工，晚來一段峰峻意，欲盡詩心恨未窮。

### 春懷

記根情願作菩提，飛轉崇蘭過隔溪。樂譜乍描青石黛，歌聲愁離白銅鞮。營巢已誤銜泥燕，珍寶難忘退角犀。舊日羅襦珠已擊，眠餘明日待人携。

### 周實丹先生的詩

周烈士實，字實丹，淮南山陽人也。與阮夢桃爲山陽二士。辛亥革命之年，烈士申大義于故鄉，遇害，年二十有七。詳見周實丹傳。今輯錄其遺詩。



賸有

賸有清才敵玉溪，嬌鶯恰恰向人啼。酒難却病翻成病，詩到無題卽有題。三月心情紅雨亂，一天愁思碧雲低。江河落魄終何益，欲遣垂楊繫馬蹄。懷抱芳馨齒頰香，蓬萊深淺細商量。但求我意如卿意，不住柔鄉卽醉鄉。莊叟何時成蛺蝶，仙人亦自羨鴛鴦。癡心擬向東皇問，可有梅花聘海棠。絕代容華絕妙詞，簾櫳寂寂日遲遲。一顰一笑銷魂處，三沐三薰顧影時。爲話飄零忘爾我，莫從流品到高卑。向風頂禮殷勤祝，花落花開仔細吹。墮溷沾泥惜已遲，可堪崔護再來時。殷勤折柳驪歌慘，生死依花蝶意癡。弱絮朦朧猶有夢，柔桑宛轉欲垂絲。自慚未脫書生習，不贈釵鈿却贈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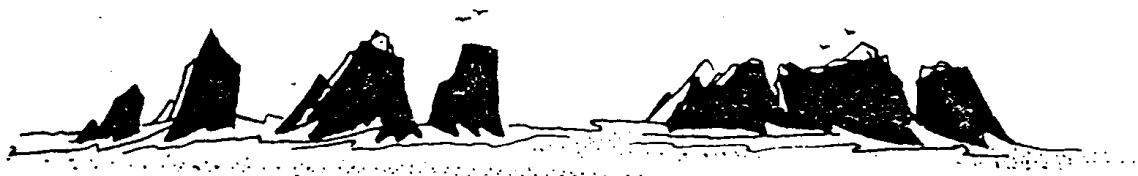
痛哭四章為廣州殉義諸烈士作

瘴雨蠻煙路幾千，揀花落盡一潸然。三年化碧心難滅，九轉成丹目已穿。誓起魯陽揮赤日，忍教胡月犯黃天。匣中夜夜青鋒嘯，願作人豪不羨仙。腥風血雨誤歸期，痛哭江頭杜拾遺。弩末已無穿縞力，刀頭休作賜環思。猙獰猛虎磨牙日，夭矯神龍見首時。虜運將衰炎運在，南陽會覩漢旌旗。日暮歸來淚滿襟，鍾期去後判椎琴。春花寥落無生氣，夏木淒涼有死心。遺恨千年秦殿柱，招魂三月楚江濤。長纓枉說擒南越，年少終軍不可尋。直將蜀狗視人羣，無限蒼涼日暮雲。壯志未酬填海鳥，癡心枉作負山蚊。荒煙孤島田橫客，夜月悲笳翟義軍。猿鶴蟲沙同一燼，纍纍七十二荒墳。

陳天華先生的詩

陳烈士天華，字星台，湖南新化人。留學日本，主張革命最烈。紀元前七年憤日本取締留學生，投海自殺。詳見陳天華事略。

猛回頭引子



大地沉淪幾百秋，烽煙滾滾血橫流；傷心細數當時事，同種何人雪恥仇！

### 猛回頭尾聲

瓜分豆剖迫人來，同種沉淪劇可哀！太息神州今去矣，勸君猛省莫徘徊！

謹按：革命詩文選於前詩所作「題解」：「猛回頭爲陳天華所著戲曲之一，鼓吹革命，極爲激烈，風行於一時，「總理年譜長編稿」紀元前六年綱云：『秋七月，浙江黨人曹阿狗，因講演猛回頭，爲滿人嵩連所殺』。目云：『猛回頭一書，陳烈士天華所著也，旨在仇滿。阿狗講演之事，聞於金華縣令，未欲究。知府嵩連恨之甚，捕去，嚴刑逼供，不獲，遂置之死。』可見此書之價值矣。茲錄「引子」「尾聲」二詩，以見首尾。」

### 陳天聽先生的詩

陳天聽，字不浮，福建閩縣人。聰穎不羈，傷時感世。丁未四月，遊學日本歸，道出神戶，痛哭國事，至幡摩灘，投海而死，年三十有五。

### 和友人句

生有罪言同杜牧，死甘遺塚傍要離。頭顱肯乞黃金買，肝膽惟餘寶劍知。

謹按：革命詩文選註釋有謂：罪言，杜牧字牧之，著有「罪言」，論朝政措置之失當。要離，要離春秋時人。吳公子光既弑王僚，使要離刺其子慶忌。要離詐罪出奔，使吳戮其妻子，而見慶忌於衛，與之俱渡江，至吳地，乘慶忌不意，刺中其要害。慶忌義之，使還吳以旌其忠。離至江陰，伏劍以報。

### 送友赴臺

郡島當年百戰場，忍教拱手據金湯；書生絕口談王會，大將甘心愧國殤。南渡衣冠應不少，漢家伏臘詎能忘；憑君往謁延平廟，陳跡蒼涼弔瓣香。  
赤嵌水火異吾閩，況復邊雲鬪割新；番社租庸充旅食，義民聲鼓動征塵。炎荒風月無名士，舊日河山感主人；此去莫愁離索甚，許多遺老是鄉親。

謹按：革命詩文選註釋有謂：金湯，漢書：「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也。」注：「金，喻堅；湯，喻湯熱不可近。」王會，書篇名。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八方會同，各獻其職，周欲垂法後世，乃作王會篇。此篇今見逸周書中。



# 寒雀

孟瑤

## 孤雁

嫻嫻將自牧送到他的研究室，心裡有說不出的愉快，面對着迎人的朝陽，心情也如剛升起的旭日一樣富有無限希望。想想在臺灣學校的那一段日子，總忘不了他那一對活生生的眼睛，好像孩子面對着一道自付跳不過的溝渠，便再也鼓不起勇氣一躍而前。是自己一再誘導，他才肯一試的。這事，女孩子總不能主動嘛！然則，自己如此傾心於他是為什麼呢？總不會只因他是個男人吧？……想到這裡，嫻嫻忍不住笑了，差一點扶不穩那方向盤。自牧雖然有一點怯生生的，嫻嫻却覺得與他相依，比那些活躍在球場、會場的男孩子更耐咀嚼。像一本攤開來的畫冊，使你一覽無餘，總是乏味的。不像自牧，眼睛裡藏着什麼，腦子裡，心裏……也是一樣，令人有想發掘、想探索的興趣。到今天，與他耳鬢廝磨了這麼久，他還是只肯抬抬頭，轉動一下眼珠；抿抿嘴角一笑，他笑起來又是那樣可愛……唉，愛一個人也許沒有什麼理由。大學四年，相愛了四年；接着，他當兵，自己橫渡太平洋，又相愛了兩年。等到自己忙着為他辦手續，接他來，念碩士、念博士，轉眼又是三年。這九年累積的情，也海一樣的深了，其他，應該什麼都不重要。自己才拿一個碩士，經過指導教多少次的鼓勵，自己一絲也不動心！嗯，女人嘛，就是不能太能幹了，這樣，男人不喜歡！自己會念書，向來不吃力，拿個博士，本也不難；却不如鞠躬盡瘁地幫助自牧去念一個，拿一個；車又開過了目的地，不明白自己何以這樣沉迷、陶醉……結了

忙像着採購一週所需，又去了日本店，買到了好魚好蝦，希望能趕上午飯，親手為爸爸做一個油爆蝦下酒。匆匆地在老人中心停好車，却見爸爸正在前面大院落前晒太陽。看見她，爸爸立刻躊躇不前，爸爸委實太龍鍾了。「一直盼着你會來，乖女兒，盼到了。」「喂！」她緊緊拉住父親，又趕上前親親母親，便一路上的樓。在樓梯口，碰見一個外國女人，抱着媽就親吻起來。嫻嫻不覺笑了，望向母親：「媽成了交際花了，交遊廣闊！」「唉，人老了，可憐！」惠如嘆口氣：「她的兒子死於越戰，媳婦孫子都不理她，孤孤單單的，一個人住在老人中心。有一次，我自己做了一個鹽水鴨，蒸好了，送了一些給媽，便開心得什麼似的。在中國說，這親不如近鄰，就住在隔壁嘛！」一路開着上了樓，嫻嫻又舉了一舉手裡的什物：「還沒有吃午飯，是不是？我來做油爆蝦，爸爸下酒。這條魚留給媽晚上做魚，好不好？」志中聽了，不自覺嚥了嚥口水，人老了，真饞！「你爸爸鬧着癩癩，一面抱怨着，一面忙煮着湯，醫生勸他少喝酒，可是他呀，連一頓也不許缺，這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是我不許他來，耽誤念書；怎麼，爸爸想他了？有女兒來不是更好？」忙把一只蝦遞過去，又向爸爸舉杯：「爸，少喝酒，多吃菜。」「喂！」忙像着，志中也就來不及說話了。飯畢，嫻嫻忙着收拾碗筷，又催爸爸午睡，才匆匆離去。老嫻口靜靜地躺在床上，雖然沒有開口，裏面却都泛起了無比的落寞感。嫻嫻雖然不忘隨時來承歡，大部份的心神還是放在自牧身上。一個這麼能念書的孩子，爲了丈夫，却將什麼好機會都犧牲掉，做父母的總覺得不值！好在女兒總算沒有忘記父母；至於兒子志士，那是連一個電話都不肯打的。娶了那樣一位暴君樣的女人，他這一去也只有引起父母更多的憐憫了，天下父母心，雖然不需要他們回報什麼，能少些牽腸掛肚，那就靠祖宗的庇佑了。想到這些，心理總是淒淒然。志中忍不住嘆口氣：「看，女兒打個照面就走了，兒子連個電話都不記得來。」

「你不會打過去？」志中不覺情緒更爲激動：「不是沒有人接；就是那個女人說話，哼，我連聽見她的聲音都會煩得一夜睡不着。」「自尋煩惱！」惠如努力設法安慰老伴：「想這些幹什麼呢？好好睡個午覺，人老了，健康比什麼都重要。」志中輾轉反側，總也拂拭不去那滿心不快。每次嫻嫻來，總像一潮死水，投進了一粒石子，反而攪動得心波澎湃，久久無法平靜，想想女兒的匆匆來去，兒子的音訊杳然，兩老的午覺犧牲了。靜靜地躺了片刻，兩老起身，相扶相扶着去前院散步，夕陽斜暉暖融融地照過來，將小庭院打扮得份外淒涼。這一帶是黑人區，車輛不多，懶散的黑人，正三五零落地躑躅在人行道上，給人一種說不出的低沉。志中剛步出大門，就忍不住拉了惠如一把。剛到前院，秀芹正扶着傑克迎面而來。傑克是一位年近八十的美國人，年輕時在中國很久，也熱愛中國，做過一番大事，手邊很有積蓄，却被兒女騙去許多，以爲財富都到了手，就將老父拋棄得遠遠。傑克也有了警覺，守着手邊最後一點兒積蓄，立刻搬進了老人中心！兒女無情的打擊，再加上如此高齡，使他疾病纏綿。而且四體不仁，坐上輪椅，因此誠心徵求一位長期貼身護士，希望他能將身心都找到倚靠，便說明，若相處得好，那貼身護士便是他財產的繼承人。但是，每一位護士都被他打跑，一方面是病中情緒惡劣；一方面兒女的欺騙重傷了他的心，便敏感於每一位來應徵的，都只動心於那一份財產的獲得。秀芹來時，原也受了他的脾氣，幾次走掉，又被他哭了回來，在電話中，他哭着喊着：「秀秀，我喜歡你，我喜歡你們東方女人的細溫溫柔。」這樣，她又只好屈服於他的熱淚。秀芹本是學護理的，在細心的調護下，傑克的健康大有起色，甚至於可以從輪椅上起來，扶着拐杖，依着秀芹，蹣跚着散步了。「秀芹，傑克，你們好！」志中向迎面而來的他們招招手。「你們好！」傑克笑着，情緒發揚：「也出來散步，是不是？」

「是！」志中十分得意：「女兒回來做好菜，吃多了。」

兒回來做好菜，吃多了。」

國城買了零食，時間空下來，吃零食也變成了一種消遣。

兩人回到屋裡，都有些疲倦，惠如還得忙着燒開水，爲志中沏茶，這早晚兩次飲茶，也是他生活上的必需享受。

晚飯雖然是隨便吃一點，惠如

九

也不得不守在廚房。正在這時，隔壁的老洋女人珍妮却敲門進來了，手上捧着一大盤，香風隨她而入，一路嚷着：「你們還沒有吃晚飯吧？我的點心做遲了，我以為烤箱開着呢，却根本忘記了，等到想起來，已經晚了一個鐘頭。看，巧克力蛋糕，是我的拿手，新鮮得很，香得很呢！」

「坐吧！」惠如只好放下手中的忙碌，接待來客。外國人原沒有隨便串門的習慣，珍妮做了中國人的親切與關照，便時時闖來，有時甚至於使兩老也覺得不堪其擾了。畢竟同病相憐，老人的寂寞也只有老人理會得。何況珍妮的遭遇更特別動人悲憫。於是惠如說：「好極了，你坐下，我為你沏茶，一面飲茶一面吃蛋糕，也許比喝咖啡，別是一般風味。」

## 一

婚姻的枷鎖，原來是這樣難以掙脫！

格士驚地從睡夢中驚醒，那是因為由衷地泛起陣陣寒慄。他不自覺挪動了一下位置，床頭人芝文就是那一座冰山！他遠遠望過一眼去，在黯弱的燈光下，依然看得清楚，只為她臉上的線條十分單調，兩頰無肉，只被一層冰霜鋪滿，那眸子依然高聳着，兩眼犀利，時時放出兩道逼人寒光，如今却緊閉着，減輕了一些壓力，臉上本沒有什麼表情，睡時與醒時原也沒有什麼差別。側臥的身體倒是起伏着曲線，但那樣羸丁無肉，一親近就會被碰傷，就別說那派輕視的表情多麼會刺痛人！格士奇怪着自己為什麼會與她結婚？初來美國，天涯流落，申請到獎學金的學校又是個偏遠的小鎮，就這麼一個中國人，又是女性，第一個意念就是忙着抓牢她，原都是失羣的孤雁，該結

個伴的！等到發現她比自己的兩翼更為強勁，就更閉着眼睛隨她翔了。果然她抓住機會就到了這西部的大城，兩個人都有機會找到工作。而且忙着生下兩個孩子，這該是個幸福的家，却是由她理性作棟樑架構完成的。也許在這個家裏，自己僅只是一磚一瓦，常被擠壓得抬不了頭，也失去可以轉圜的空間……他不安地收回眼光，悄然起床，便去浴室梳洗，刮臉時，總也少不得多望自己兩眼，自己原也想弄藝術，或舞文弄墨搞文學；却抵不過父母的期盼，還是擠到學理工的路上，找工作倒還比較容易，心靈却出賣了。失却心靈以後，原來滿有神采的一對眼睛也立刻黯淡了下來。人的謀生，常常像蠕蟲吃着牠的尾巴求活，常像像蜥蜴吃着自己的生命。格士沖洗了臉上的泡沫，又望了一望鏡子，不但黯淡了，且也消瘦了，是因為生活的忙碌，還是心靈的愧悔？匆忙中料理了自己，又到了鄰室，望望正在酣睡中的艾美與強生，他知道，這才是真正因鎖他無法遠離一步的力量，使他死心塌地不去掙脫這錯誤婚姻的枷鎖，另謀生路。他尤其鍾愛那小兒子強生，那一派嬌嬈，是他片刻也不會去懷的思念。他俯下身去，吻吻他，又把牠擁到懷裏：「醒醒，該醒醒了，我的乖強生！」

「爸，」精靈的小艾美怕失去對她的關注，開口了：「我早醒了！」

「你乖，自己先起來，會穿衣服，是不是？」女兒受到鼓勵，自己忙了，格士又為半醒的兒子更衣：「說，乖強生，早點吃什麼？爸給做！」

「麥片，烤麵包！」朦朧着。

「煎蛋，牛奶呢？」

「煎着兩個孩子，到了餐廳，為他們忙早餐。這，也許是他最快樂的時刻，忍不住輕哼着歌曲

。忽然感到一陣寒風從背後射來，望過去，果然是她！

芝文醒來，發現格士已經起身，本可以多賴一會兒床。因為早上打發孩子，是格士的工作，自己該忙的，是家務中其他的部份！來到美國，假若不希望這太平洋裏沒頂，那就得先為自己這條船裏，多尋得一各舵手，這才是為什麼匆匆結婚的真正理由。是一條船有兩個舵手，會劃得快，那是一定的，却不一定穩，穩，必須兩人想法相同，步調一致。同心同力，埋頭相前。無暇觀賞兩岸的風光，那是一定的了，甚至連蘇息的片刻也不許有。只恐這樣，還會被一陣旋風、一股逆流，將這條小船捲得無影無蹤！

格士就有這種開悟透致，唱些什麼？吹些什麼？於是她向前阻止了：「還唱歌？時間晚了把？」

「來得及！」芝文皺皺眉：「為了孩子的安全，要從從容容開車！為什麼花時間唱歌？」

格士收住歌聲，到餐廳默默地忙碌着兩個孩子的早餐，也忙站着為自己塞麵包、煎牛奶，匆匆站起，挾起一雙兒女就出了門。把兩個孩子送到學校，才算鬆了一口氣。哪怕只片刻間遠離了家的羈絆，也有像掙脫了軟韁的野馬一樣愉快。一路奔馳而前，奔向自己的咖啡處——辦公室。却又越走越近越怯，想想近日市面不景氣，想想自己設計圖再解不開最後的那一個結……那發揚的情緒立刻萎縮了，這思慮的掠過，粉碎了僅有的一點生命的歡悅。停好車，趨趨而前，一跨進辦公室就向那一邊望過去，心怡已先在這間辦公室中僅有的兩個中國人。血濃於水，自有一番特殊的親切，何況也相處了這些年，好像並無深交，默然中却都有一份

無言的關切，而且休息時，用餐時，兩人常常很自然地擠在一起，說些泛泛的閒話。現在，兩人也正遠遠地揮手招呼。

不片刻，辦公時間到了，匆匆而至的工作人員，又匆匆地加入工作行列，一如套上齒輪的帶子，跟着一起忙一起轉了。格士愁眉苦臉地要突破那設計圖的難關，却眼也突破不了，却不覺遠遠望過一眼去，心怡埋頭正忙於她那機械的打卡工作，也偷閒地望過一眼來，正好四目相遇、相視而笑。心怡倉惶收回目光，有些心亂，幾乎打錯了圖卡，因此不得不聚精會神。雖然如此，還是壓不住那裏心凌亂：自己學的是外文，許多同學都願意以它為聘飯的工具，却未被認可，她原只想在這綠草如茵的小天地裡，靜靜地躺臥着，枕向所愛的胸間，捕捉一些自己心靈上的螢光微芒！如今，不但自己的夢想沒有達成，却以如此煩厭寡味的工作來謀得一枝棲！接着而來的感觸，更會拂觸到深處的痛處，她立刻慌忙地推開，繼續那乏味的忙碌。終於到了該午餐的時間，大家都珍惜這一小時屬於自己的片刻。她不免望向一片愜意的格士。①